

安南奏议 （明）不着撰人

（安南奏议，一卷，不着撰者姓氏。所载为嘉靖时兵部尚书张瓚等会题疏稿及前后所奉诏旨。）

兵部为钦奉敕谕事。职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提督两广军务兼理巡抚、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佥都御史蔡经题前事。照得臣于嘉靖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节该钦奉敕谕：「先该安南国黎宁奏称：『国王黎暲故绝，被贼臣莫登庸作乱，窃据国城，阻绝道路，因而久废职贡。』已经差官查勘是实。近，该云南镇巡等官捉获莫登庸奸细阮璟等，及伪造书印，具奏前来。的知此贼僭拟名号，伪置官属，好生背叛朝廷，罪在不赦。特敕尔等各宜遵照该部题请事理，即便调集兵粮，多方筹划，分道进兵，协力征剿。招抚归顺之人用为向导。凡兹抚剿事情，尔等宜相机酌处，务要计出万全，期于僭乱底平，罪人必得，以彰天讨，以安远夷。斯副朕委托之重，毋或因循玩愒，致误事机。尔其敬之慎之，故敕。钦此！」钦遵。

卷查先准兵部咨为陈情乞恩，正法以诛僭逆事。该都察院右都御史毛伯温奏为前事，（「该都察院右都御史毛伯温奏为前事」，「伯温」二字原空，据清皇明修文备史本补。）本部覆题。节奉圣旨：「安南国久不来庭，义当兴师问罪。近据黎宁奏称，其臣莫登庸篡逆，阻绝朝贡。未审真伪，且着地方官员从宜抚剿。提督两广侍郎巡抚云南都御史并各总兵官，都另写敕与他。钦此！」钦遵，备咨前来已经备行案，仰两广都、布、按三司转行掌印守巡兵备副总兵、参将等官，各一体钦遵查照。

续又准兵部咨为大庆事，该巡抚云南等处地方都御史汪文盛题前事，本部覆题。节奉圣旨：「莫登庸既篡逆本国，又擅作大诰，僭拟名号，好生背叛朝廷，罪在不赦。便敕云南、两广镇巡等官，遵照前旨，上紧多方计划，协力征剿，务得罪人，以安南土。钦此！」钦遵。备咨准此。已经会议，通行两广都、布、按三司，各行镇守副总兵各掌印，并各守巡管粮、管屯、兵备、海道添注副使，参将备倭等官，一体钦遵，并将兵马钱粮多方筹划。如有不足，应该作何区处？与夫招徕响导，设计间谍，采探虚实，（「设计间谍采探虚实」，「设计」原作「计设」，据明朱当■〈彳 𠃉〉国朝典故本、清皇明修文备史本改。）体察险易，及一应合行机宜，作速逐一会同查议。务集众思，区画停当，毋致临时缺乏，迟违误事。具由通行呈夺，以凭会议酌处施行。去后，续据两广都、布、按三司等衙门左布政使等官陆杰等呈为大庆事，各准本司咨关抄奉。臣等案牌前事依奉。该布政使陆杰、万潮，（「该布政使陆杰万潮」，「该」字下原衍「左」字，据明朱当■〈彳 𠃉〉国朝典故本、清皇明修文备史本删。）按察使祝续，右参政龚亨、林士元，（「右参政龚亨林士元」

，「龚」原作「袭」，据明朱当■〈彳 眇〉国朝典故本、清皇明修文备史本改。下文照改，不再出校。）副使叶照、邹守愚、翁万达，佾事孙世佑、操松，（「佾事孙世佑操松」，「佑」原作「祐」，据明朱当■〈彳 眇〉国朝典故本、清皇明修文备史本及本卷下文改。）都指挥佾事李时、梁鼎，会同镇守广西副总兵张经，分守雷、廉、高、肇左参将高谊，分守柳、庆右参将沈希仪议，照征剿安南国家大事，兵马粮草诸宜周思预计。两广地方进兵，陆路应分正兵三哨：一由思明府思陵州征进禄州、西平州等处，一由龙州罗回峒征进隘留关、高平府等处，一由凭祥州征进谅山、长庆等处。每哨汉、达、狼、土官兵伍万名。援兵三哨，每哨官兵二万名。再分奇兵二哨：一由归顺州征进上朗、下朗、广源、石林等处，一由钦州征进永安、海东等处。每哨官兵二万五千名。五哨分拨输运辎重兵夫一万名。海道由廉州府发舟师，征进都斋等处。打造大乌艚战船二百只，每只雇拨惯习波涛兵夫九十名，大白艚战船四百只，每只雇拨兵夫三十名；共享舟师三万名。大约水陆应调三十万众。随军行粮，每名日支米一升五合，月支四斗五升，岁支五石四斗。大约应备粮米一百六十二万石。乌艚战船每只打造用银五百两，白艚战船每只打造用银六十两，共该银十二万四千两。运夫、舟师每名岁支雇募银十两，共该银四十万两。收买战马五千匹，每匹连鞍辔用银十七两，共该银八万五千两。大平、龙州等处装运兵粮军需打造百料船五百只，每只用银七两，看守水夫二名；料船二百只，（「料船二百只」，「料」字上原衍「二百」二字，据明朱当■〈彳 眇〉国朝典故本、清皇明修文备史本删。）每只用银十二两，看守水夫四名，每名岁支工食银十两，共该银一万八千两。（「共该银一万八千两」，「一」字原作「十」，据明朱当■〈彳 眇〉国朝典故本、清皇明修文备史本改。）盔甲、弓箭、刀鎗、火药、旗号、药材共银二万六千两。犒劳羊酒、鱼盐、段绢、布疋、银牌，将官供给，及军中一应器具，共银八万四千两。大约用银七十三万七千两。访探逆庸水陆堤防，前项兵粮皆所必用。

查得广东肇庆、神电、增城、从化等卫所，汉达官军三万八千五百六十七员名；广西桂林、平乐等卫所，汉达官军九千六百五十二员名。除守城、守哨、巡捕、巡海、守湾及军门工班操守之外，堪以征进官军，广东一万七百六十四员名，广西一千二百二十员名。广西左、右二江土兵，除龙州、凭祥州、上冻、下冻二州接壤交址，应合存留防守难以掣调外，田州、镇安、思明、思恩、归顺、泗城、南丹、东兰、那地等处，正调加调共该土兵九万六千三百九十名。量存境内调遣防剿一万七千六百一十名，（「量存境内调遣防剿一万七千六百一十名」，原脱「名」字，据明朱当■〈彳 眇〉国朝典故本、清皇明修文备史本补。）堪以征进土兵七万八千七百八十名；又查得广东广、肇等十府

，岁征存留粮米三十八万八千七百余石。嘉靖十六年分，奉诏及灾伤蠲免实征米二十九万九千余石。除十七年分岁支官军、师生俸月粮米之外，尽数征完，仅余五万石。广、肇、韶三府岁派梧州府广备仓米五万石。十六年分奉诏蠲免外，止派三万五千石。布政司见贮军饷银八万五千一百一十六两六钱有零，变卖番货银二万一千两有零。正德、嘉靖等年存留秋粮、盐铁课税等项银共四十二万两，数内解京银一十三万两有零。广西桂、梧等七府，岁征起运省城本色米九万六千一百石，折色粮银四万一千五百两。（「折色粮银四万一千五百两」，「百」字原作「十」，据明朱当■〈彳 眇〉国朝典故本、清皇明修文备史本改。）各府存留本色米二十四万六千五百石有零。（「各府存留本色米二十四万六千五百石有零」，「色」原作「折」，据明朱当■〈彳 眇〉国朝典故本、清皇明修文备史本改。）十六年分奉诏蠲免三分，实征粮米二十三万九千八百二十石，粮银二万八千七百三十五两。中间贼占无征约居其半。岁支禄俸廩粮工食，常不足用。师行必以粮从，伐远尤宜慎虑。竭两广之兵力，尚欠军兵一十七万；竭两广之仓库，尚欠米一百二十八万五千石，银三十四万一千两。以一年计之，数且如此，万一持日滋久，益兵继饷，必举天下全力。

及照太平、龙州等处，正系大军发纵之地，必先多方招商，比之时价，量为增益，余买贮积以需转运。次将夏秋月分所属俸粮，改支折色，量拨嘉靖十六年分存留粮米五万五，原派广备仓米三万五千石，俱改运龙太仓分上纳。次又空运广、肇、琼、雷等府粮米五万石。一应战具军需等项，先于广东布政司动支军饷银两分发置备。及海道舟师与骑征马匹，俱量行雇募收买，取给目前之用。

再照攻心伐谋，兵家所急。先奉军门行委副参、添注副使等官，统督惠州、韶州卫所上班官军二哨，神电、海朗等卫所备倭官军一千员名，战哨等船三十只，前去廉、钦分投水陆防御。及摘调镇安、田州、向武等处目兵屯压龙州、凭祥，联络声势。归顺州逼近交趾境地，自行防守。又行各官亲诣边境，设策投间，招徕向导，探听虚实，揆之机宜，良已曲当。合无一面备行两广副参、都司等官，各查所属，堪以征进汉达官军，督令锋利器械，修整衣甲，各赴军门，不时操练。及严督左、右二江、思明、田州、归顺等处土官衙门，各要土官男孙挑选精锐目兵，多备军器、火器、药箭，躬亲带领，申明纪律，待报刻期启行。一面备行司道等官，先于南宁、太平、龙、钦等府州积贮粮米去处，预先修盖仓囤。督市浔、梧、南、太等府，设法多方招商，余买粮米二十万石。及量于夏秋月分所属俸粮，支給折色，改拨本处。十六年分存留粮米五万石，广、肇等府原派梧州广备仓三万五千石，次于广、潮、高、雷等府永丰等仓空运五万石，（「次于广潮高雷等府.....」，「广」字原作「庆」，据明



朱当■〈彳 𠃉〉国朝典故本、清皇明修文备史本改。) 俱赴南宁、太平、龙、钦等处仓分交收。一面备行广东布政司，动支军饷银二万两，（「动支军饷银二万两」，「二万」原作「二十万」，据明朱当■〈彳 𠃉〉国朝典故本、清皇明修文备史本删改。）听候分发；置备军需战具，雇募运夫舟师，收买骑征马匹，及随军犒劳相兼折支行粮等项支用。仍行司道官员等，（「仍行司道官员等」，原无「等」字，据明朱当■〈彳 𠃉〉国朝典故本、清皇明修文备史本补。）审度次序，修议呈允，（「修议呈允」，「修」字原作「确」，据明朱当■〈彳 𠃉〉国朝典故本、清皇明修文备史本改。）分投料理，毋致临时缺乏。

前项不足兵粮数目，及境内一应接济调度机宜，事体重大。并听副参、守巡、添注副使等官招徕向导，探采虚实。至日，另行从长区画议呈，奏请施行。惟复别有定夺，各职未敢擅专，拟合呈请，为此，今将会议过缘由具呈施行等因，到臣据此行间，又据两广左、右布政使等官陆杰等呈奉，（「间又据两广左右布政使陆杰等呈奉」，明朱当■〈彳 𠃉〉国朝典故本、清皇明修文备史本无「左右」二字。）臣等会批。据分守柳、庆等处地方右参将沈希仪呈前事，内开称：节奉军门行委本职，整搦所属汉土官兵，听调征讨安南及料理一应事宜。依奉查得本属右江、镇安、归顺、湖润等府州寨，俱各密迹交址。彼中事情真伪，兵粮虚实，道理险易，并一应征讨机宜，易于周悉。本职多方探访，及密差柳州卫百户骆玉前去前项地方体实，驰报以凭，呈请议处。随据归顺州官男岑瓏计取安南国伪印谕书一纸，并该国万胜侯叙恩使正印信书一纸，责差头目韦柱同骆玉封送到职，拟合呈送审验。并黏连手书一纸，内开万胜侯叙恩使郑肃书。

「义烈侯叙恩使贵弟知会：国与家同一理，弟与兄同一体。兄之与弟，于祖父同其勋劳，于国家同其休戚。安危苦乐，无适不相须。兹以逆庸攘窃神器，社稷丘墟，生灵涂炭。志节之士，孰不痛心切齿，（「孰不痛心切齿」，「孰」原作「执」，据明朱当■〈彳 𠃉〉国朝典故本、清皇明修文备史本改。）期以食逆庸之肉，报君父之讎，如汉民歌吟思汉，存爱戴王室之心。况我兄弟忝以勋臣之闕，肘腋之亲，世受厚恩，（「世受厚恩」，「受」字原误为「爱」，据明朱当■〈彳 𠃉〉国朝典故本、清皇明修文备史本改。）而不以匡社稷，拯生灵为念乎！于元年七月，兄自老挝回至良政州，路上峒开隘，其各处忠义诸将士，已共尊立旧光绍第二子为王。上愜天心，下从民望，名正言顺，如少康之陟迹，宣王之复古，以为讨贼安民之举。凡忠义英雄豪杰，皆欣欣然响应，奋勇效能，以协赞讨贼安民之举，报黎朝之思，立功名之会。则匡社稷、拯生灵，在此会运。为此信书，差员阮之弩递就辕门。书到，愿贵弟推兄弟同

气相求之意，国家休戚攸同之义，（「国家休戚攸同之义」，「同」原作「■」，据明朱当■〈彳 眇〉国朝典故本、清皇明修文备史本改。）上为社稷，下为生灵，同力协规，担当国事。誓以殄国讎而奖王室，以大义感激人心，移报刻期，合兵讨贼，乘胜略定，进取京畿。如郭汾阳起朔方之兵，以匡复唐室。以共立中兴之奇功，雪国家之耻，副臣民之望。昔之间关旅寓，两处相望；今则欣合一堂，??羽人贝?歌嘉起，（「??羽人贝?歌嘉起」，「嘉」原作「喜」，据明朱当■〈彳 眇〉国朝典故本、清皇明修文备史本改。）契龙虎风云之会。昔之冲冒矢石，蹈危履险；今则岩廊密勿，措笏垂绅，而措泰山之安，泽被生灵，功施社稷。夙昔之志获偿，兄弟一门联芳播誉，祖父之业益显，而将种名下无虚矣。肝膈之言，尚其希亮今肃书，又明国事情。如何？在贵弟处置。并具本，信报得实。元和四年四月二十五日，都元帅印书万胜侯叙恩使郑押。」等因奉批。查得黎宁前奏，（「因奉批查得黎宁前奏」，「奏」原误为「奉」，据明朱当■〈彳 眇〉国朝典故本、清皇明修文备史本改。）明称系黎諲亲生嫡长子，立为世孙，权管国事。今据彼国万胜侯手书，却称于元年七月共立旧光绍第二子为主。不知黎宁即今作何下落？光绍是否生有二子？郑惟僚见在听审，（「郑惟僚见在听审」，「郑惟僚」，明史卷三二一安南传作「郑惟僚」。）仰陆布政等会同审究，明实呈报。

及又看得谕书一纸，体格失当，迹涉可疑。沈参将口禀，曾令郑惟僚阅验，亦自疑惑，遽难准信。仍行本官差人根究来历。（「仍行本官差人根究来历」，「仍」字原作「乃」，据明朱当■〈彳 眇〉国朝典故本、清皇明修文备史本改。）的实，另行回报。奉此。

依奉，该左布政使陆杰、万潮，会同镇守副总兵张经，按察使祝续，右参政龚亨、林士元，副使叶照、邹守愚、翁万达，佥事操松、孙世佑，左参将都指挥佥事高谊，右参将都指挥同知沈希仪，都指挥佥事梁鼎、李时，吊取郑惟僚等，重复隔别译审。随据郑惟僚报称：郑惟俊先为黎諲头目，（「郑惟俊先为黎諲头目」，「郑惟俊」原作「郑惟悛」，而本卷下文或作「郑惟忱」，或作「郑惟峻」，或作「郑惟峻」，或作「郑惟俊」。明朱当■〈彳 眇〉国朝典故本、清皇明修文备史本也只部份地方作「郑惟俊」，今依此一律改作「郑惟俊」，下文不再出校。）领兵常在清华驻扎，与郑惟僚俱叔伯之子。若郑惟僚前名为郑嵎，被莫登庸监改为郑惟僚，有弟郑峤改为郑惟俊，（「有弟郑峤改为郑惟俊」，「郑峤」原作「郑昂」，依下句「郑峤」名改。下文照改，不再出校。）莫登庸犹呼为郑嵎、郑峤。原郑惟僚据高平，回去承差时，郑惟俊与侄郑孔暉仍呼据石林下畔，（「郑惟俊与侄郑孔暉仍呼据石林下畔」，「呼」字原作「手」，据明朱当■〈彳 眇〉国朝典故本、清皇明修文备史本改。）依

其所呼之名为郑嵎。彼此相去悬隔，何可相通。许郑惟憭作家书，分行人从人一个到郑惟悛处，则本国之事可明。又称今早所见书，定知其真万胜侯是郑惟悛之号。郑惟憭差时，见说他已去哀牢国请兵，不得与他相会。今他多年远去，并无回信。他疑郑惟憭去不得通，又据前处，故有此书来会。若义烈侯是郑惟憭之号，十五年余与郑惟悛远隔不曾相见，（「十五年余与郑惟悛远隔不曾相见」，「曾」原作「会」，据明朱当■〈彳 眇〉国朝典故本、清皇明修文备史本改。）此书犹如旧名号，及书词可知其真。兄弟相别时，已有分付，后日家书，或已改名改号，一依旧名旧号，定是真书矣。黎諲二子，（「黎諲二子」，「黎諲」原作「黎谦」，据上下文文意改。）长子甲申年生清华，第二子生在义安，声闻许外家保养。郑惟憭不得详知生在何年，不记何名？书内说元年七月立光绍第二子。算其元和元年是嘉靖十三年甲午。郑惟憭差在本年四月，而立光绍第二子在于本年七月。此事未知？若光绍则黎宁之号，（「若光绍则黎宁之号」，「光绍」原作「光照」，据明朱当■〈彳 眇〉国朝典故本、清皇明修文备史本改。下文照改，不再出校。）存歿事在彼中，难以遥度等情。及译审，莫登庸遣来被获奸细杜文庄报称：癸巳年莫登庸差阮文都将光绍赶出顺化城，差头目据之。时有谭百步、阮六等同光绍走山林，走广南，邻近占城住等情。（「邻近占城住等情」，「占城」原误为「古城」，据明朱当■〈彳 眇〉国朝典故本、清皇明修文备史本改。）各取的笔口词在案。

窃照声罪之师，所向固知无敌。而出奇审势，兵机实在所先。两广副参、都布按三司等官，（「两广副参都布按三司等官」，「三司」原作「司道」，据明朱当■〈彳 眇〉国朝典故本、清皇明修文备史本改。）节奉军门明文，调集汉、土官兵，振扬天威。而又谕彼忠义为之向导。诚以兴师远伐，比之征剿沿边山海贼寇事体不同，（「比之征剿沿边山海贼寇事体不同」，「边」字原无，据明朱当■〈彳 眇〉国朝典故本、清皇明修文备史本补。）必光激发黎氏旧臣，倡议举兵，四路分击，挫其锋锐。然后天兵临之，战胜攻取，以收万全之功。今据郑惟憭堂兄郑惟悛之书，嘉靖十三年七月共立黎諲第二子为主，是黎宁之存亡可知矣。书中不及第二子为何名。黎宁亲信无出郑惟憭之外，且相与问关患难，共图兴复。果有黎宁亲弟，安得不知名字、年生？及查卷内，黎宁奏称父歿，头目黎垸、郑惟悛、何伯造、阮元良等推立为世孙，一字不及其弟。云南临安府访报；武文渊等回文亦称，黎諲被逐所生一子，先名黎礼，亦名黎宁。以理推之，郑惟悛为黎氏世臣，不忍甘心事讎，（「不忍甘心事讎」，「不」字原作「亦」，据明朱当■〈彳 眇〉国朝典故本、清皇明修文备史本改。）权立义主，将以鼓舞人心，亦未可知。

及照安南之役，方将正名讨逆，而今黎氏余裔之存且未辨其有无，何以激



彼忠愤？何以望彼恢复？查据临安卫百户邵允中呈报；土舍刀鲜差人见黎宁于木州，（「土舍刀鲜差人见黎宁于木州」，「刀鲜」原作「刁鲜」，据明朱当■〈彳 𠃉〉国朝典故本、清皇明修文备史本改。下文照改，不再出校。）带去漆马江约会。似与郑惟憭闻在义安一语略相照应。临安府知府姜思又称，漆马江居住者，恐是黎宁别族。奸细杜文庄又供称：癸巳年，莫登庸差阮文都等攻取顺化城，黎宁败走，差头目据之。则黎氏之裔甚微，而清华诸地亦非黎氏所有矣。郑惟憭又谓郑惟俊别时犹在清华，今不知去向。则激烈报主如郑氏者，且无定在矣。两广境外，谅山、长庆、高平、海东等府卫，皆已属之登庸。非若云南地方犹有登庸讎敌，如武文渊、刀鲜辈，共为犄角之势。若使向导未集，贼锋未挫，而天兵直入抵取，老师匮饷，恐非所以度合机宜。

及照郑惟憭谓，伊弟郑晓尚据石林州下畔。及访闻阮元良与阮纯朴，尚据武崖州之地。相应传谕，各令招集旧人，向导前驱，戮力讨贼。

再照归顺州密迩交址上朗、下朗二州，相去石林州不过三五日之程。前项去逆就顺待时投附之人，与黎諲遗脉委否真正，责其访探，必得的确。合无壹面仍行两广副参、守备、守巡、督饷管粮等官，遵照节行事理，整搦官兵。左、右贰江土官衙门，各要土官男孙带领狼土等兵，各于要害地方，时加操练武艺，修制锋利器械，申严纪律，待报启行。及行司府等官，各照派定粮草、器械、火药、什物数目，一体采买运造办齐备，并听军前取用，毋致缺乏。一面责令归顺州冠带土官男岑瓏，分投差遣的当头目人，设法前去石林、武崖等处，访探黎諲有无次男。郑惟俊书内所称第二子是否真正黎宁亲弟？的是何名？惟复驾此名义，为彼招徕忠义之术。如果黎諲遗脉尚存，居处有定，而所部兵力犹足以振奋图存。及探听彼中贼情虚实消息，备由开报军门。奏请先将黎氏量假名号，增其气势，使可勉力自强，图为恢复。藉我天朝之威力，号召彼国之遗黎，随地据裂，各举义兵，攻彼腹心，为我内应。逆庸虽奸，势必顾左失右，进退无据。于时相度机宜，督兵出境，分道夹攻，乘虚直捣，自成破竹之势。王师所向，不烦攻略而巢穴可虚；不待血刃而俘馘可执。庶几必穷之势在彼，而万全之虑在我矣。惟复别有定夺，拟合会案呈请。为此，除行参将沈希仪差人根究谕书来历径自回报外，今将缘由呈乞施行等因，各备呈到。

臣据此会同镇守两广地方总兵官、征蛮将军、安远侯柳珣议，（「征蛮将军安远侯柳珣」，「柳珣」原作「柳询」，据明朱当■〈彳 𠃉〉国朝典故本、清皇明修文备史本改。）照伐罪正名，固朝廷之大法。安内攘外，实征讨之良图。是故师虽贵于有名，兵亦宜于多算。彼安南国自陈暲倡乱，而莫登庸父子相继为逆。已该兵部会议，题「奉钦依，备行抚剿」。兹者钦奉前敕，既欲严于讨贼，尤乃重于相机，盖以计必出于万全，功庶收于一举。臣等待罪地方

，敢不祇承圣谕，仰赞庙谟。

顾惟兴师以伐外国，扬威而慑远夷，其事虽非一端，而其大者则在积粮、计兵而已。今据各官所议，两广地方，水陆进兵，其路有六，计兵姑以三十万为率。责限亦仅以一年为期，合用粮饷已该一百六十二万石，而造舟、买马、犒劳、器械诸费，又大约用银七十三万余两。今查两广粮除岁支外，改运空运及多方召买不过四十万石，是犹欠粮一百二十八万余石。兵除哨守外，汉兵、土兵及多方雇募不过十二万余名，（「汉兵土兵及多方雇募不过十二万余名」，「名」原作「石」，据明朱当■〈彳 眇〉国朝典故本、清皇明修文备史本改。）是犹欠兵一十七万余名。银除见在外，亦欠三十四万余两。然此特计一年之数耳！若使持日滋久，益兵继数，又不止于此。况南宁、太平、廉、钦等处，地本偏方，素无储蓄。纵今极力计处，而所产既少，挽运且艰，其势亦难卒办。夫粮以养兵，粮少则食弗继；兵以威敌，兵寡则力弗全。以是而遽行师，诚恐举动或轻，机宜未合。揆之于计，亦非所谓万全也。

职等切谓兵贵伐谋，敌宜用间。查得凭祥、龙州、归顺、钦州及海洋西路皆接安南近境，必须就近体察，则彼之虚实可以周知，人之归附易于招致。且闻莫贼时遣舟师窥我西海，则廉、钦海道尤合堤防。见经会行副使邹守愚、参将高谊前去钦州，副使翁万达前去太平，参将沈希仪前去归顺，各量带官兵住札区画，一以便于体察，一以审其机宜。及又严行各司，将改运空运并招买粮草作急预备。其土汉官兵，行令先期整搦，听候调用。至于不敷兵粮，俟各官区画体察，至日另行外。然积粮整兵与察虚实，此乃治其在我者耳！

职等以为今日安南之役，固以讨贼为名，亦以继绝为义，而切要之机，惟在于定其名分，以激忠义之心，以作靡弱之气，使自为敌之为愈也。盖安南自莫贼篡黎之后，姑自彼国而论，势力相较虽有强弱之殊，彼此相形犹有正伪之别。访得各府州县所授伪官，固多莫贼之党，然其势胁于兵力，怵于利害，外虽依从，而心怀旧主者盖亦有之。惟以黎氏名位既失，兵力且衰，曲直尚隔于中夏，声援未藉于天朝，是故坐视，莫敢先发。若使查访黎宁，如果见在，犹足自强，于是量授名职，（「于是量授名职」，「授」原作「受」，据明朱当■〈彳 眇〉国朝典故本、清皇明修文备史本改。）稍假事权，密切移文。黎宁所据之地，俾之播告国中，以彰示我天朝伐罪继绝之意。仍徧谕莫贼伪官，有能去逆就顺，以其土地人民愿附讨贼者，即宥其罪，犹录其官。如或忠勇之人，擒斩贼庸父子，建立奇功，即许径赴我边，转为奏闻，厚加升赏。则彼名职既彰，气势自倍。而黎氏旧属有所资赖，将风动响应，誓共讨贼。是我制其命，彼效其力。然后审度机宜，或屯田以为声援，或提兵而为犄角，而莫贼不足平矣。



但查黎宁原奏，明称为黎諲嫡长子。今据郑惟悛之书，则称于元年七月共立旧光绍第二子黎宁，号为光绍。而今则号元和，且四年矣。昔谓据于清华，而今则称在木州。其亲信如郑惟懔，亦且不知其第二子之名及其所生年月。是黎宁存否，已不可知。而所立者是否相应，或郑惟悛等假立名义以鼓众心，（「或郑惟悛等假立名义以鼓众心」，原脱「郑」字，据明朱当■〈彳 眇〉国朝典故本、清皇明修文备史本补。）亦未可知矣。夫使所立之第二子果出黎諲，则正派犹存，人心尚属。如使不然，则名义未正，岂惟彼国人心涣不可收，而我动调大众，虽雷霆之击罔不摧折，（「罔不摧折」，明朱当■〈彳 眇〉国朝典故本、清皇明修文备史本都作「固不难于摧折」。）而劳逸之形似亦宜于审处也。但查系郑惟悛私书，虽经伊堂弟郑惟懔阅验真实，然事在彼中相应勘处。（「然事在彼中相应勘处」，原脱「然事」二字，据明朱当■〈彳 眇〉国朝典故本、清皇明修文备史本补。）如蒙敕下兵部，查议合无，仍行臣等责令归顺州并凭祥等州选差谙晓彼国道路人员，密切前去访探黎宁作何下落，即今所立是否黎諲之子，或郑惟悛等别立他类以假名义。如使黎宁犹在，或今所立的系黎諲正派，取具印信结状图谱前来，即为奏请。伏乞敕下该部，再加详处。或如臣等前议施行，则彼之援立不虚，而我之内应有托。且于其时兵粮既集，举而措之，必事半功倍矣，等因。

又该广东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廉州府钦州知州林希元奏为走报夷情，请急处兵，以讨安南事：安南不庭，往者朝廷差官往勘，命将讨罪。臣已将彼中事情、征讨事宜具奏。去后，兹复有所闻。臣不容默，请一一为陛下陈之。臣节据时罗都生员黄洪、谍者黄礼等报：（「臣节据时罗都生员黄洪谍者黄礼等报」，「谍者」原作「谋者」，据明朱当■〈彳 眇〉国朝典故本、清皇明修文备史本改。）一，安南国王城，去海三十里。嘉靖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海啸水没王城，崩城墙一面，人民死者二万有余，牛羊无数。此天将亡安南之兆也。一，莫登庸嘉靖十六年六月闻朝廷欲讨罪，立其子莫福海之子莫福源为伪太孙，欲以今春嗣位。莫福海出守于外，赦民间徭役三年。此知人心不附，父子祖孙分守境土以自固，又因之以收人心也。一，莫登庸闻朝廷欲讨罪，于所居都斋及海东府造舡四百余只，比常极大。此欲为势穷逃走入海之计也。一，莫登庸闻朝廷欲讨罪，于其国永安、万宁等州县选民年二十至四十者各五十人，赴国都教练。此欲为防御之计也。臣考永乐中，交址布政司州县一百二十九。每州县选兵五十，不过七千人尔。一，莫登庸，嘉靖十六年六月差人由海上至廉州府合浦县地方，被哨海兵快获得一名杜文庄，供称莫登庸差来察探事情。此欲窥我之动静也。一，莫登庸嘉靖十六年六月闻朝廷欲讨罪，随于八月领兵三万攻黎宁。战败，死者一万，杀死大臣四人。此莫登庸诈称黎氏已绝，尝以是

求封。一闻朝廷查贡讨罪，急欲灭黎氏以饰诈，不知反自祸也。一，嘉靖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臣拨守上扶隆营旗军武汉等，获送归正人黄伯银到州。其来归本末具在别奏。臣因审莫登庸兵马强弱，供称：安南法，每州县岁取年二十上下者二十人，分拨各处防守。因连年与黎家相攻，嘉靖十五年死者六百人，十六年死者一万人，丁壮不足，故选及年四十者五十人。以此观之，莫登庸虚实具可见也。臣按，安南僻处一方，考其土地人民犹不能当吾广东一省。接壤吾境，又非若朝鲜有崇山大海之限隔，汉、晋、隋、唐皆为郡县，因五季之乱而失之。宋人所以不能复者，盖其创业之初，武业已不竞。燕云近在门庭，尚不能复，况能远及交址乎！本朝所以既得而复失者，盖平定之后遽掣三帅之兵，不若云南之留重镇。又各处防守官军苟简废弛，加之贼残党未尽除，新附之人心未固而易动。当时镇守刑部尚书黄福知有后患，已预言之。在朱崖新附汉光武，初造犹不能保其无变，况安南乎！以此观之，乃人谋之不臧，非安南终不可守也。今其贼臣割据，土宇分崩，日动干戈，鹬蚌相持，生民糜烂而无主，地道不宁而告变。如黄金广等，往以敕书招之而不至，今其孙不招而自来。海啸崩城杀人，又亘古所无者，天意人心可知也。且以数郡之民，父子祖孙分据而三君，供亿频繁而战鬪不已，其势岂能久存。今倾一国之兵以战破败之残黎，不能胜而屡败，至覆大帅与大将，则登庸人心不与，兵力不振，覆亡之势已见于此矣。臣细审黄伯银，若王师入境，皆僭后稽首之民，其间必有倒戈俘贼以献者。莫登庸既不竞陈升，闻已亡黎氏，似亦当替。以臣观之，安南一块之土，终无独立之理，其势必折而入中国。是诚天道好还，夷运将终。交址复合之时，良由我皇上圣德格天，风行化外。皇天眷佑我明，将全付畀我皇上以金瓯一统之大业也。可谓万世一时矣！或者以今财力方屈为疑。臣熟计之，安南之兵不过二十万，二年之食所费不过银一百六十万两，粮四百万石。岂以天下之大，不能辨此？如臣所处又有不全，取之官与民而可以足兵粮者，况既得安南，所入又岂止于此哉。若以用兵言之，自古用兵安南者无有不胜，惟巧于逃遁以延我师。北人至彼不习水土，往往不能久而引去。此安南之长技，所以待我者此也。如汉马援征交址，女子征侧逃入金溪穴中，二年然后得。元讨陈日烜，屡逃海港，三年不能得。本朝永乐中讨黎季牦、陈季扩，辄逃海岛，三年然后擒。往事可验也。今莫登庸造船都斋，实踵日烜、牦、扩故智。

臣节奉上司明文，该司礼监传奉圣旨：「安南叛乱，已有旨征讨。占城国乃其邻壤，宜敕其国王整兵把截，勿令奔逸。钦此！」圣神料敌，远中机宜，真所谓天子明见万里之外者矣。臣愚窃谓防之于邻境，尤当防之于门庭。防之门庭，则海上之兵为最急。海上之兵，则福建漳、泉为上，广东东莞、南赣次之。然湖广、广西、云南土兵俱有头目总领，福建、广东之兵俱散在民间

，素无头目总领。若领于郡县之官，则舟楫风涛非其所习，又技不相知，情不相得，彼固不肯为此用，此亦不能用之。臣愚谓，可就其中择有智勇为众所推服者，假以土指挥千百户之名，使统领其众，各自为战。如能屡立奇功，就使即真，与武职一体升赏；无功可录者，事罢照旧为民。如此则彼必致死以立奇功，其余亦必致死以为之用。或谓名器不可轻与人。非也。昔汉高帝时，陈豨反，令周昌选赵壮士可将者白见四人，高帝嫚骂曰：「竖子能将乎？」四人惭伏地，封各千户以为将。左右谏曰：「封此何功？」高帝曰：「非汝所知。陈豨反，赵、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征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计唯独邯鄲中兵尔。吾何爱四千户不以慰赵子弟。」皆曰：「善！」今安南之地，尺寸非吾有。而海上之兵，未有将者，又何爱土指挥、千百户之虚名，不以驾馭英杰济吾事乎！然此一节也。

又以大体言之，向者大号涣颁，声罪致讨，命将出师，大将、副参、游击、总饷、纪功等官俱已差点。续奉明旨：「暂且停止。令云南、两广抚镇官随宜抚剿。」臣愚谓，往者此间兵粮未备，若王师卒至，轻进不可；王师久顿，非兵之利也。明旨缓师，可谓得胜筭矣。然欲倚此成功，臣恐未必能。何也？当时未举之先，形迹未露，令两广、云南抚镇图之。沉机密谋，定而速发，使彼不暇为谋，则可以得志。今形迹已露，声色已闻于外夷，我兵未集，彼备已深。忽焉中变，彼谓朝廷不急于此，必有相易之心。彼民未知朝廷意，而必不敢轻去逆贼归属于我。此一虑也。又两广之兵，（「又两广之兵」，「两广」原作「两抚」，据明朱当■〈汙 眇〉国朝典故本、清皇明修文备史本改。）事权不一，彼此或不相应，恐误大事。如宋讨黎桓，侯仁宝率兵先进，孙全兴等乃顿兵不进。宋御全师，宣抚令进军，枢府一面令退军。此事权不一之验也。臣按，今西北二边抚镇，俱有大臣一员为总制。今安南之事，又非西北二边常时寇掠之虏比也。宜照二边事例，置总制大臣一员，庶事权归一，大事不误，大功可成。又两抚之兵，大将出于膏粱之余，恐未必能任大事；将佐则副参、都司、指挥、千百户尔，此何足以慑服远夷？臣愚谓，宜遵照前旨，大将命于朝，必择素有闻望，为众所推服者；副参、游击，而下令两广、云南抚镇择所属武职素有才望，如沈希仪者充之。福建、广东海上之兵，宜添置横海将军各一员，以海上备倭指挥素有才望，如汤庆者充之。兵行以食为先，总饷大臣自不可少；纪功科道所以核功实、验勇怯、鼓人心、作士气，尤为要紧。

职前奏：欲五路进兵。今计实三路尔。宜改七源州之兵从钦州进，海上二支之兵与钦州为一路。职考汉史马援征交址，军至合浦，诏令并领楼舡将军段志之兵以进。盖水陆并进也。三路兵进，宜各遣纪功官二员。职复有献焉，行兵所至，纳降为先。安南人心既属在本朝，可因而导之。宜明立赏格，其国羣



臣百姓有能执莫登庸父子以献者，封以侯伯；以府降者，授以指挥；以州降者，授以千户；以县降者，授以百户。若莫贼系颈自归，亦待以不死，仍量与官职。则人心响应，贼胆自寒；兵不血刃，而大功可成矣。职闻帝王之兵，以全取胜。今以中国而伐远夷，使举动不出于万全，而万有一失焉，所损不细。职忝守边州，有疆场之责，（「有疆场之责」，「场」原误作「场」，据清皇明修文备史及文意改。）欲求万全之筭，故不避繁渎之罪，谨昧死为陛下陈之。愿陛下与廷臣计议，择可而行，实国家宗社万年无疆之休也！等因。

又该本官奏为陷夷旧民归正复业事。嘉靖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据本州岛贴浪都峒长黄里贵递到安南澌凜等峒土官黄伯银、黄福添、黄音、黄福内、黄结、黄资、黄子银七员名词状一纸，内称：上祖原系广东廉州府钦州贴浪、如昔二都土官。宣德六年，被安南国侵占二都土地，乡村人民二百七十二户，男妇三千四百余口，粮米八千余石，（「粮米八千余石」，「八千」原作「八十」，据明朱当■〈彳 眇〉国朝典故本、清皇明修文备史本改。）俱陷入安南国收留。被伊逼令短截头发，并封祖黄金广黄宽伪官怀远将军，（「并封祖黄金广黄宽伪官怀远将事」，原脱「黄金广」的「广」字，据明朱当■〈彳 眇〉国朝典故本、清皇明修文备史本补。）经今百有余年。各人父祖时常思忆祖宗乡土，无由归还。近幸安南国紊乱，伯银并各土官人等，愿率一十九村，人民见在一千二百余口心愿复业，归顺本朝，复为良民等因，臣以旧民慕归，彼国人心属在本朝。可见大兵入境，就可用为向导。但大兵未到，未敢轻发。

至十二月二十八日，据巡守土扶隆营旗军武汉等呈送获交址夷人黄伯银与男黄父爱二名到州。臣等会同钦州守备、廉州卫指挥孙正当堂审。据黄伯银供称：先于嘉靖九年六月，赵盘、赵溥招来投降在本州岛居住，至十一年十二月逃回。今年六月，闻天朝要讨安南，伯银等又思复业。本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具状托老峒长黄里贵投告本州岛，至今未见准否？伯银与子黄父爱前来本州岛贴浪都上扶隆村打听，被巡捕军人捉得等语。职查嘉靖九年卷案，州民黄康镇与广西狼目赵盘、赵溥等，招回黄伯银等男妇九十四名口。本州岛申蒙上司行勘，黄伯银等的系黄金广等子孙，已经行州廩给，议安插。续后，风闻州民黄留保欲引夷人前来追捕黄伯银，（「州民黄留保欲引夷人前来追捕黄伯银」，「黄留保」，明朱当■〈彳 眇〉国朝典故本、清皇明修文备史本均作「黄晋保」。）复行文将伊递回安南国。黄伯银等闻风惧怕，俱各陆续逃去。与今供词大略相同。

职考黄伯银之先系山东人，有祖万定从汉马援征交址，留守钦州。（「留守钦州」，「留」原作「晋」，据明朱当■〈彳 眇〉国朝典故本、清皇明修文备史本改。）生子黄令钦等七人，分管澌凜、古森、金勒、了葛、思牙、那苏

、时罗七■〈鱼谷〉峒，世为长官司，俱有印信。孙支繁衍散处，分为时罗、如昔、贴浪三都。今三都之民，皆黄姓，实本此也。至我朝启运，始废官收印，降为编民。然犹得世为峒长，管辖其方人民。至宣德年间，弃交址布政司，安南遂侵占本州岛如昔、贴浪二都四峒之地。授澌凜峒黄金广、古森峒黄宽、金勒峒黄子娇、了葛峒黄建皆为怀远将军，（「授澌凜峒黄金广古森峒黄宽……皆为怀远将军」，「授」字原作「援」，据文意改。）子孙世袭经略僉事。黄伯银乃黄金广之孙，黄福添乃黄宽之孙。葛阳原土官黄奇，河州土官黄福内，古弘土官黄结，罗浮原土官黄资，葛西原土官黄子银，其祖皆四峒之民，陷入安南，与世袭巡检，守把葛阳等各乡村也。安南得四峒之地，遂以贴浪都地置新安州。又改万宁县为万宁州，徙治如昔都。又移永安州于本州岛，如昔、时罗、贴浪三都兼界领土，皆以固守疆圉，防戍侵越也。本州岛旧管中和城东，新立永乐、如昔、时罗、贴浪等十都。既失如昔、贴浪二都，以二都余民归并作贴浪一都，不及半里，州民有遗恨。每新官到，辄来告言。臣查得正统六年，巡按广东监察御史朱曾奉玺书亲至本州岛时罗都，（「巡按广东监察御史朱曾奉玺书亲至本州岛时罗都」，「朱曾」，原作「朱鲁」，据明朱当■〈彡 眇〉国朝典故本、清皇明修文备史本改。）出榜登山建旗，招黄金广等不至，因名其山曰招远。尚有刻石及榜文见在。景泰四年，思牙峒长黄应彬等，又因前项土地人民彼安南侵占，粮差负累，具本赴京奏差户部吉侍郎前来勘处。后因地方有事，事悬未结，奏案见在。以是观之，则黄伯银等先朝之所争而不可得，今则不招而自至，实由我皇上圣德覃敷，无远弗届，故陷夷旧民闻风相率而至也。

臣访得黄伯银等父祖虽归安南，世袭伪官，然入国则服夷服，至家仍衣华衣；当官则称万宁新安州，岁时祭报犹称大明广东廉州府钦州贴浪、如昔都，其心实未尝一日忘中国。臣前具奏，安南事情已尝言之。今其告称各人父祖时常思忆祖宗乡土，无由归还，今愿率一十九村人民一千二百余口愿复业，归顺本朝，复为中国良民，非虚语也。

臣闻圣人在上，外夷内夏，以及昆虫草木，无不各得其所。夷而进于中国，则华之；中国陷于夷狄，则匡之。故孔子称管仲之功曰：「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黄伯银等久沦夷狄，短发跣足百有余年。父祖子孙时思乡土，诚我皇上之所必匡，孔圣之所必悯也。目今有事安南，黄伯银等首先来归，求复乡土。臣谓宜乘此时宜，责安南使归我侵土，还我人民。将黄伯银等厚加抚集，以慰百年怀土之思。仍量与一官，以为远人慕义之劝。将见遐迩闻风，四郊响应，王师所至，必有壶浆倒戈之民，兵不血刃，而大功可成矣！如蒙允臣所奏，乞下廷臣集议，从长施行。国家之幸，远人

之幸也！等因。

俱奉圣旨：「兵部看了来说。钦此！」钦遵。通抄送司，案呈到部为照。逆庸父子，蛮土贼臣，夷裔小丑。乘机危乱，辄肆凶奸，敷虐夷民，篡逼国主，僭称大号，伪置官属。甚至干犯不法，擅作大诰，表天阙辄用王章，罪大恶极，死有余辜。近该本部等衙门会议，题奉钦依，遣总督参赞官前去两广、云南地方，居中调度，节制抚镇等官，相机行事，及招谕彼国，动调士兵，分道进剿。今总督侍郎蔡经将调度兵粮等项事宜，及知州林希元又将走报夷情并陷夷旧民归正复业等情，各具奏前来。臣等反复参详，仰见天威远加，蛮邦震慑，义勇争奋，夷心已摇，逆庸父子势渐穷促。合就正名讨罪，刈彼凶残，于以慰一方来苏之望，解夷民倒悬之危。但事体重大，宜集众思，合候命下。本部将各官所奏，会同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堂上官及六科、十三道掌印官，逐一从长议处，具奏定夺。缘系钦奉敕谕，及走报夷情，请急处兵粮以讨安南，（「请急处兵粮以讨安南」，原脱「粮」字，据明朱当■〈彳 𠃉〉国朝典故本、清皇明修文备史本补。）并陷夷旧民归正复业。及奉钦依，「兵部看了来说」，事理未敢擅便等因。嘉靖十七年四月初四日，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张瓚等具题。（「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张瓚等具题」，原空「瓚」字，据清皇明修文备史本补。）

本月初六日，奉圣旨：「是。便会官逐一议处来说。钦此！」钦遵。臣等会同后军都督府掌府事、太师兼太子太师武定侯郭勋等，太子太保、吏部尚书许赞等，议得征讨安南，事体重大，谨遵奉明旨，逐一议处，合就开立条件，伏乞圣裁。缘系钦奉敕谕，并走报夷情，请急处兵以讨安南，陷夷旧民归正复业。及奉钦依，「是。便会官逐一议处来说」。事理未敢擅便，开坐谨题请旨。计开：

一，总督军务总兵官、咸宁侯仇鸾请制敕佩印而行，乞钦定名号，下礼部查给。如无另行铸造，参赞军务、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毛伯温请给敕书铸给关防。其余将领，查照原拟题奉，钦点官员，左副总兵江桓，参将杨鼎、田茂，游击樊泰、萧鼎，前往云南领军；右副总兵牛桓，右参将孙继武、高谊，游击汤庆、陈伟，前往两广领军。各请敕行事，悉听总兵、参赞官节制调用，敢有违拗不听约束，听总督、参赞官指实参奏，从重治罪。内孙继武、萧鼎近俱为事革任，合于原推未点官员内，将程鉴补孙继武充右参将，邵舰补萧鼎充游击，伏乞圣裁。其总督、参赞、副参、游击等官，合用符验旗牌，行令各该衙门请给施行。

（「行令各该衙门请给施行」，此句原脱「行」字以下九字，今据明朱当■〈彳 𠃉〉国朝典故本、清皇明修文备史本补。）



一，查得永乐年间征进事例，合用汉、土官军，近在两广、云南，远则四川、福建、湖广、江西，并各处狼兵、土兵、苗兵、钩刀手等兵。及近日云南巡抚都御史汪文盛开报，老挝、车里、八百等宣慰司及归顺、广陵等州土兵并武文渊等兵，随其地里远近，官军多寡，悉听总督、参赞官随宜调取。其经过住札地方，责令该管官员严加禁约，不许扰害地方，致失人心。

一，总督与参赞官职等，阌外重寄，凡一应用兵进止事宜，悉听便宜行事。除两广、云南总兵、总督有事计议而行，其余副参以下并各该地方抚镇、三司等官，俱听节制；三司以下官员听从委用，敢有推避，指名参奏治罪。

一，奉旨点差纪功科道等官，移文各该衙门，径自请敕。查照原拟地方，遵奉施行。

一，军饷钱粮，户部查照兵马经过住札去处，多方处置粮料草束，以备紧急支用，毋致临敌缺乏。其督饷文职大臣并所属官员，仍查照钦定官员，及各该地方请敕前去，遵奉施行。

一，进兵之日，先行传谕各该关隘要害去处，严加把截，以防奔逸；仍行附近军卫有司等衙门，谨守城池；海道备倭官严巡海洋，以备不虞。

一，赏赐军前所急用不可缺者。其银牌、段绢并赏赐银两，行总督、参赞官到彼径自查处施行。

一，赏罚所以激励人心者。各该将士有能擒斩渠魁或有名从贼，悉听总督、参赞等官从重议加升赏，其余首级，查照见行事例。中间如有故违节制，临阵退缩，听总督、参赞等官以军法从事。

一，汉土官军经过住札处所，须预备锅、瓮、槽、■〈金算斤〉等物，以便应用。工部转行各该地方抚按等官，俱要预委能干官员，将一应锅、瓮、槽、■〈金算斤〉等物整理齐备，以待官军到日应用，不许迟误。

一，各处调用汉土官军，先令各该抚巡等官会查在官银两，俱照各处征进事例，量给犒赏路费，其将领、土官头目务要加厚，以励人心。

一，参赞尚书毛伯温先条奏六事，皆切于军务，已经本部议拟覆题，合听总督、参赞官查照施行。其余未尽事宜，并别有长策可行，俱听总督、参赞官应便宜者便宜举行，应奏请者奏请定夺。等因。

嘉靖十七年四月十三日，兵部等衙门、太子太保、尚书等官张瓚等会题。（「兵部等衙门太子太保尚书等官张瓚等会题」，原脱「瓚」字，据上下文文意补。）

本月十五日，奉圣旨：「安南此事，识体达道者则见得分晓。朕闻卿士大夫私相作论，谓不必整理他。你部里二三次会议，也不见力主何处为正。既都不协心国事，且罢仇鸾、毛伯温，着在京别用。钦此！」

御制送毛伯温南征诗：大将征夷瞻气豪，腰悬秋水鴈翎刀。风吹金鼓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原有种，穴中蝼蚁莫能逃。太平颁诏回辕日，亲与将军脱战袍。嘉靖□年□月□日。

附录：

安南奏议一卷（左都御史张若淮家藏本）

不着撰人名氏嘉靖中安南莫登庸篡国国主之孙黎宁遣其臣郑惟僚等赴京告难乞兴师问罪廷议请讨之众论不一已而中罢至十七年诏由前议以咸宁侯仇鸾总督军务兵部尚书毛伯温为叅赞克日进师而两广总督张经上疏颇以为难兵部不能决奏请廷议议上帝责诸臣不能协心谋国复罢不行而留鸾伯温别用是书所载乃兵部尚书张瓚等会题疏稿及所奉诏旨也（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杂史类存目）